後漢書

三四

列傳卷第七十八　范曄後漢書八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 西域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前書曰自李廣利征討大宛之後屯田渠犂置使者領護營田以供使外國也宣帝改曰都護宣帝時鄭吉以侍郎田渠犂發兵攻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其後匈奴日逐王降吉漢以吉前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令護車師以西北道號曰都護都護之置始自於吉也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為厭勝故稱戊

巳焉車師有前王後王國也哀平閒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王莽簒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前書曰莽即位改匈奴單于印璽爲章和親遂絕西域亦瓦解焉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盧且末爲鄯善所并音子余反渠勒皮山爲于寘所統悉有其地

立單桓孤湖烏貪訾離爲車師所滅後其國並復立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師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在今伊州伊吾縣也）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窴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巳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龜茲讀曰丘慈下並同）攻沒都護陳睦悉覆其衆匈奴車師圍戊巳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

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窴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憲因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

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
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
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續漢書甘
英作甘菟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
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奇兜勒
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晏駕西域背
畔安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
等禧音喜基反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

都護自此遂弃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
國共爲邊寇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
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
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
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
王共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
求救於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
班之恥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
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

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玉門陽關二關名也在敦煌西界）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以爲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也宜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

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武帝初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柳中今西州縣也如又不能則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窘困也高帝自擊匈奴至平城爲冒頓單于圍於白登七日乃得解太宗文帝也賈誼上疏曰匈奴嫚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繒綵以奉之夷狄徵令人主之操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故云恥也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

絕漠窮破虜庭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當斯之役黥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縻於盧山之壑狼望匈奴中地名也前書揚雄曰前代豈樂無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之北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筭至舟車貲及六畜武帝時國用不足筭至車舟租及六畜言皆計其所得以出筭軺車一筭商賈車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筭六畜無文以此言之無物不筭夫豈不懷慮久故也懷思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前書云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臂也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

宣帝元帝時呼韓邪單于數入朝稱臣奉貢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埶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埶益殖殖生也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

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邵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也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淮南子曰修政於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也帝納之乃以班勇班勇班超之子爲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

于延光西域三絕三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窴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領已西遂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爲于窴所没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首猶服也音式救反曾莫懲革

自此浸以踈慢矣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爲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西域内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東流（葱嶺山名也西河舊事云其山高大生葱故名）一出于寘南山下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

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三百餘里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巳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高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葱嶺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循河曰陂音彼義反次下亦同史記曰陂

山通道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領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領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絶三千餘里至拘彌

拘彌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續漢書曰寧彌國王本名拘彌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領户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勝兵千七百六十人順帝永建四年

于窴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爲拘
彌王而遣使者貢獻於漢敦煌太守徐由
上求討之帝赦于窴罪令歸拘彌國放前
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盤發二
萬人擊于窴破之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
更立興宗人成國爲拘彌王而還至靈帝
熹平四年于窴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
其王死者甚衆戊巳校尉西域長史各發
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爲王時人衆裁有

千口其國西接于窴三百九十里
于窴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并于窴徙其王俞林爲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窴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爲于窴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南道

自葱領以東唯此二國爲大順帝永建六
年于窴王放前遣侍子詣闕貢獻元嘉元
年長史趙評在于窴病癰死評子迎喪道
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窴王建素有隙
乃語評子云于窴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
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敦煌
太守馬達明年以王敬代爲長史達令敬
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窴
國人欲以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窴

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説前到
于寘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
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爲欲殺我
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
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
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
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爲復疑即前斬建于
寘矦將輸僰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
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寘矦將遂

棘營舍燒殺吏士上樓斬莭懸首於市輸
棘欲自立為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
焉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
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為敦煌太守
亮到開募于寘令自斬輸棘時輸棘死巳
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
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此遂驕
自于寘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西夜國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

戶二千五百口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爲藥傅箭鏃所中即死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前書云西夜國王號子合王）子合國居呼鞬谷（鞬音九言反）去疏勒千里領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自皮山西南經烏秅（前書音義音鷃拏又云烏音一

加反耗音直加反急言之如鷃拏反涉懸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甕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爲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

安息國居和櫝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爲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

皆賫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大秦國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

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爲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塈之塈飾也音火既反郭璞曰堊白土也音惡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圜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

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鷄犀抱朴子曰通天犀有一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爲駭雞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

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閡音五代反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

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或去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去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又去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置驛也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爲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

度海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記云魚豢魏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

大月氏國氏音支下並同居藍氏城前書藍氏作監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初月氏爲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凡五部翖侯後百餘歲貴霜翖侯丘就卻攻滅四翖侯自立爲

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爲五翖侯數非

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

附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浮圖即佛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

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土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毾㲪（毾音它闔反㲪音登埤蒼曰毛席也釋名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諸香石蜜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

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
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
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
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
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
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
象以戰
栗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

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奄
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
溫和多楨松白草前書音義曰白草草之白者又云似莠而細熟時正白牛馬所食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
莎車國西經蒲犁無雷至大月氏東去洛
陽萬九百五十里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
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元
帝時嘗為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

參其典法常勑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
也天鳳五年延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光
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
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
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
承制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
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康死謚宣成
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
而立其兄康兩子爲拘彌西夜王十四年

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葱領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

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
服屬焉號賢爲單于賢浸以驕橫重求賦
稅數攻龜兹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
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
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
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
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幷兼西
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
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

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
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
都護不至遂遺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
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
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
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
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
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
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

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
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嫣
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
其國貴人駟鞬爲嫣塞王賢又自立其子
則羅爲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
爲烏壘國徙駟鞬爲烏壘王又更以貴人
爲嫣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駟鞬
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
身毒爲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以大

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為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以為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窴王俞林為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為于窴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王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亡降漢封為守節侯莎車將君得

在于窴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爲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即與兄弟共殺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爲于窴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其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車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霸霸

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脫身走歸國休莫霸
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窴國相蘇
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爲王匈奴
與龜兹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承莎
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賢連被
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
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以女妻之結
爲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且運等
且音子余反下同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窴反音番

于寘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寶城守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汝來擊我何爲廣德曰王我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以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壻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廣德遂執賢而且運等因內于寘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寘廣德乞

降以其太子爲質約歲給罽絮冬匈奴復
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爲莎車王廣德
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爲莎車王章帝
元和三年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
大破之由是遂降漢事已具班超傳莎車
東北至疏勒
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
百里領兵二萬一千勝兵三萬餘人明帝
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

以龜茲左侯兜題爲疏勒王冬漢遣軍司
馬班超刼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爲疏
勒王忠後反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安
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
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
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
爲疏勒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
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叔父也
我當爲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

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
迎臣磐立爲王更以遺腹爲磐稾城侯後
莎車畔于窴屬疏勒疏勒以強故得與龜
兹于窴爲敵國焉順帝永建二年臣磐遣
使奉獻帝拜臣磐爲漢大都尉兄子臣勳
爲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
車使俱詣闕貢獻陽嘉二年臣磐復獻師
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漢大都
尉於獵中爲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

立爲王五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東北經尉頭溫宿姑墨龜茲至焉耆

焉耆國王居南河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戶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其國四面有大山

與龜兹相連道險阸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餘里永平末焉耆與龜兹共攻没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餘人至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危須尉黎山國遂斬焉耆尉黎二王首傳送京師縣蠻夷邸（蠻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鴻臚寺也）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王尉黎危須山國皆更立其王至安帝時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為西域長史復討定諸

國元孟與尉黎危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
敦煌太守張朗擊破之元孟乃遣子詣闕
貢獻
蒲類國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
居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
户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七百餘人廬帳
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
能作弓矢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前西
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

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閒故留爲國云

移支國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爲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東且彌國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

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
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
交河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東去洛陽
九千一百二十里領户千五百餘口四千
餘勝兵二千人
後王居務塗谷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洛
陽九千六百二十里領户四千餘口萬五
千餘勝兵三千餘人前後部及東且彌卑

陸蒲類移支是爲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
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建武
二十一年與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
還之乃附屬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
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内屬匈奴遣兵
擊之復降北虜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
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慴前後王各遣子奉
貢入侍並賜印綬金帛八年戊己校尉索
頵欲廢後部王涿[illegible]立破虜侯細致涿[illegible]

忿前王尉卑大責已因反擊尉卑大獲其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以討涿鞮獲首虜千餘人涿鞮入北匈奴漢軍追擊斬之立涿鞮弟農奇爲王至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母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也和帝時置戊己校尉鎮車師後部行事謂前行長史索班）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軍就大破斬之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

及八滑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
於是上立加特奴爲後王八滑爲後部親
漢侯陽嘉三年夏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
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閶吾陸谷
壞其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季母及婦
女數百人季母叔母也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
兵器什物甚衆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
兵侵後部帝以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爲西
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

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
北虜於勒山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二
千人攻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
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遣吏
兵五百人於蒲類海東與呼衍王戰悉爲
所沒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
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士四
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
引去漢軍無功而還永興元年車師後部

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遂忿戾
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
侯炭遮領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
多迫急將其母妻子從百餘騎亡走北匈
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軍就
質子卑君爲後部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
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閻
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
許復爲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

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爲王仍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前書張騫漢中人爲博望侯武帝時上言大夏及安息大宛之屬大國奇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地廣萬里帝從之班超奮封侯之志超少時家貧投筆歎曰丈夫當如傅介子張騫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語見超傳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

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籝金而賜龜綬龜謂印文也漢舊儀曰銀印皆龜紐其文刻曰某官之章後服則繫頭顙而釁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

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前書杜欽曰罽賔本漢所立殺漢使者今悔過來順使者送至懸度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釋法顯游天竺記去西度流沙屢有熱風惡鬼過之必死葱領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砂揚礫過此難者萬無一全也莫不備焉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

殷乎中土王燭和氣天竺國記云中天竺人殷樂無戶籍耕王地者輸地利又其土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種田無時節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王燭靈聖之所集賢懿之所挺生本行經曰釋迦菩薩在兜率陁天爲諸天無量無邊諸衆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衆生乃觀見宜於南閻浮提生有大利益又去誰中與我爲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剎利種迦毗羅城白淨王摩耶夫人可爲父母又云四生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衆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等即誹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薩觀已示同諸天五衰相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爲檀越命阿難及諸人等同生爲弟子命舍利弗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無量衆生同隨菩薩於天竺受生多所利益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維摩經曰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撓魚鱉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弗住不思議

菩薩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

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涅盤經曰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佛以慈善根力舒其五指遂爲五師子見爾時醉象惶懼而退又五百羣賊劫奪人庶波斯匿王收捉剜其兩目弃入阬中爾時羣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南無佛陁達摩佛以慈善根力雪山吹藥令入賊眼皆悉平復如本而騫超無間者豈其道閑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遺之宗道書之流也清心謂忘思慮也釋累謂

去貪欲也不執著爲空執著爲有兼遣謂不空不有虛實兩忘也維摩詰去我及涅盤此二皆空老子云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徼故曰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維摩經曰爾時毗耶離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國界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又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四大海水入毛孔須彌山入芥子等也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史記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其書言天事故曰談天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

也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郭璞注爾雅云蝸牛音瓜談天言大蝸角喻小也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精靈起滅謂生死輪回無窮已因報相尋謂行有善惡各緣業報也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贊曰逷矣西胡天之外區逷遠也音它狄反尚書曰逷矣西土之人上物瑮麗人性淫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言無神道以制胡人則兇猛之性何所憂懼何所拘忌也

#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八



列傳卷第七十九　范曄後漢書八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南匈奴 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爲北生義也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列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

南匈奴醢落尸逐鞮單于比者 醢音火兮反 呼韓邪單于之孫 前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呼韓邪即冒頓單于八代孫虛閭權渠單于也名稽侯狦狦音山諫反東觀書曰單于比匈奴頭曼十八代孫臣賢案頭曼即冒頓單于父自頭曼單于至比父子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乃十八代也 烏珠留若鞮

單于之子也匈奴謂孝爲若鞮自呼韓邪單于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謚常爲孝慕之至其子復株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鞮也自呼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孝單于輿時以比爲右薁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薁音於六反鞬音言反下並同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東觀記芳安定人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毋樓且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興比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興[illegible]能廣略邊郡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

事遑暇也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舊好謂宣帝元帝之代與國和親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冒頓匈奴單于頭曼之子也即夏后氏之苗裔也其先曰淳維自淳維至頭曼千有餘歲冒頓當始皇之時爲鳴鏑弑頭曼代立控絃三十餘萬強盛與諸夏爲敵國踞嫚無禮奢尼高祖戲侮吕后事具前書對使者辭語悖慢前書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爲兄弟匈奴中亂孝宣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篡位匈奴亦出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牚距單于終持此

論語詞悖慢即此類也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前書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

匈奴所遺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言緣邊之郡無安寧之歲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谷音鹿蠡音離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前書曰南郡秭歸人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

朝帝勑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
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
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
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
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
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
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勑令從胡俗遂復
爲後單于閼氏焉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
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

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
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
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輿死子左賢王
烏達鞮侯立爲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
立爲單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恨而匈奴中
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
疫死耗太半三分損二爲太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
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
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

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頞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前書曰匈奴法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蹛音帶又音多因白單于言薁鞬日逐夙來欲爲不善若不誅且亂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斂所主南邊八部衆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

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爲蕃蔽扞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爲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衆合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

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爲櫓也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讖言漢九世當郤北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薁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丑吟反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

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郴等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杜預注左傳曰文馬畫馬為文也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薁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薁鞬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

王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緺綬（盭音戾草名以戾草染綬因以爲名則漢諸侯王制戾綠色緺古蛙反又說文曰紫青色也）安車羽蓋華藻駕駟寶劍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有衣之戟曰棨）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

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
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
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
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
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
醬及橙橘龍眼荔支賜單于母及諸閼氏
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
有功善者繒綵合萬匹歲以爲常匈奴俗
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

天神南單于既内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駞爲樂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爲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爲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矦次左右尸逐骨都矦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且音子余反各以權力優劣部衆多少爲高下次第焉單于姓虚連題前書曰單于姓

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屠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屠與此不同也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前書冒頓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四姓爲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爲左蘭氏須卜氏爲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

留西河擁護之爲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羅耳目偵音丑政反羅音力賀反猶今言探候偵羅也北單

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
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
鞬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
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
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
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
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
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
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

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
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
酬荅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
帝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
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
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
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
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
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

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絶北羈縻之義禮無不荅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賞郅支單于背德被誅以此二者行事曉告之也郅支即呼韓兄名呼屠吾斯自立爲單于擊走呼韓邪單于者也報荅之辭令必有適適猶所也言報荅之辭必令得所也今立稾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

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元帝時郅支坐殺使者谷吉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

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韣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鞬音居言反方言去藏弓爲鞬藏箭爲韣韣丸即箭箙也矢十二曰發見漢書音義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

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尚方少府屬官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言劍利可以斬馬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矦皆敗願復裁言更請裁賜也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言不齎持往遺也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荅賜以綵繒不遣使者單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將段

彬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比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緄帶各一（童子刀謂小刀也說文曰緄織成帶也音古本反）又賜繒綵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巳下其後單于薨弔祭慰賜以此爲常（弔祭其薨者慰其新立者）丘浮尤鞮單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弟汗立伊伐於慮鞮單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護于丘率衆千餘人來降南部單于汗

立二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醢僮尸逐侯鞮單于適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于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原陽縣名屬雲中郡西河長史馬襄赴救虜乃引去單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爲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薨單于適之弟長立湖邪尸逐侯鞮單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庭以爲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

其交通不復爲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并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千人又遣騎

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肜及吴棠出朔方高闕攻皐林温禺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肜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

軍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
范擊卻之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
無所得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太守以征
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時皐林溫禺
犢王復將衆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
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
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
飢肅宗稟給其貧人三萬餘口七年耿秉
遷執金吾以張掖太守鄧鴻行度遼將軍

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且音子余反下並同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爲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

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伊屠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溫禺犢王遇（卒音七忽反）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旣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

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獫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周曰獫狁堯曰熏粥秦曰匈奴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効境埆之人屢嬰塗炭境埆謂險要之地荼苦也境音苦交反埆音苦角反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父戰於前巳下前書賈捐之之辭詔增損用之也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

以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少加屈下
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
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勑度
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
以還北虜雇賞報也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
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薁鞬日逐王
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
千人北虜衆以南部爲漢所厚又聞取降
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

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遂欲見成

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可令鮮卑令音零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

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
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
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
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
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
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
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部
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
日逐王須訾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

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
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
方塞以爲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
足以防内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
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
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
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
已勑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
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

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漢賜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無漢字王莽改曰新匈奴單于章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義威鎮西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

元元年以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
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
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
虜二十餘萬人事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
鴻遷大鴻臚以定襄太守皇甫棱行度遼
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
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鷄鹿塞塞在朔方郡窳渾縣北窳音愈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
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爲二部各引輕兵

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河雲匈奴中地名也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驚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墯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户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置從事二人耿

譚以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
單于復爲右校尉耿䕫所破逃亡不知所
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
右温禺鞬王骨都侯巳下衆數千人止蒲
類海遣使欵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
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䕫即授
璽綬賜玉劒四具羽蓋一駟使中郎將任
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
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

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衆單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單于宣弟安國立單于安國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爲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以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爲師子所

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
謀議安國既立爲單于師子以次轉爲左
賢王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
界單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皇
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
年春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
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迺上書
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
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踈遠

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
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
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儆備和
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雖難測知
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揺今宜遣有方略
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
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
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横暴爲邊害
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

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
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
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
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
將廬落入曼栢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
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
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
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
慮幷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立一年單于適

之子師子立亭獨户逐侯鞮單于師子永元
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
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
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
前單于屯屠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爲單
于遂殺畧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
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
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
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

邊兵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與迹同古字通也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廆胡罪反烏

栢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炭於滿夷谷
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疾遂
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馮
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
胡兵封蘇拔廆爲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
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按軍法逗留畏懦者斬逗音豆
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
致反畔皆徵下獄死以鴈門太守龐奮行
度遼將軍逢疾於塞外分爲二部自領右

部屯涿邪此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郡南單于以其右溫禺犢王烏居戰溫禺犢王名烏居戰也始與安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畔出塞外山谷閒爲吏民害秋龐奮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衆降於是徙烏居戰衆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

地馮柱還遷將作大匠逢侯部衆飢窮又
爲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入塞者駱驛不
絕單于師子立四年薨單于長之子檀立
萬氏尸逐鞮單于檀永元十年上十二年
龐奮還河南尹以朔方太守王彪行度遼
將軍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逢侯多所虜獲
收還生口前後以千數逢侯轉困迫十六
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脩呼韓
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

加賞賜不荅其使元興元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子隨大使入侍）時鄧太后臨朝亦不荅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三年（安帝即位之三年也）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龐雄擊之四年春檀遣千餘騎寇

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慬行度遼將軍慬音勤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事已具慬夔傳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顧反也讓責也反顧責韓琮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南單于檀信韓琮之言起兵反旣被擊敗陳謝死罪還所鈔之男女五年梁慬免以雲中太守耿夔行度遼

將軍元初元年安帝永初六年改爲元初元年蔓免以烏淵聖御名校尉鄧遵爲度遼將軍遵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爲眞將軍焉自置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始以鄧遵爲正度遼將軍此後更無行者也四年逢侯爲鮮卑所破部衆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鄧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逢侯本是前單于屯屠何子右薁鞬日逐王諸降胡餘萬人脅立爲單于既被鮮卑所破部衆分明若留在匈奴或恐更相招引故徙於潁川郡也建光元年安帝元初七年改爲永寧元年永寧二年改爲建光元年鄧遵免復以耿蘷代爲度遼將

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温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還使新降者屯列衝要而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悉恨謀畔單于檀立二十七年薨弟拔立耿夔復免以太原太守法度代為將軍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衆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

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中郎將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殆近也欲死盡所餘無幾）獲馬牛羊萬餘頭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衆代爲將軍其冬傅衆復卒永建元年（順帝即位之年）以遼東太守龐參代爲將軍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脩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匈奴有左右漸將王）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

屯兵於中山北界舊中山郡今定州是也定州者則在河北也之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臚以東平相宋漢代為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以烏桓校尉耿曅代為度遼將軍永和元年陽嘉五年改為永和元年曅病徵以護羌校尉馬續代為度遼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因復

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吾斯等攻沒城邑單于雖不預謀然不能制下即是不堪其任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單于

休利立十三年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陳龜逼迫單于及弟皆令自殺又欲徙其近親者遂致狐疑此則陳龜之由也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單亦盡也猶書云謨謀孔安國曰謨亦謀也即是古書之重語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

與臣策合冝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醜等也言等類可服也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也而戎狄之所短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不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兵不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

木薦不能支也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不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並具朝錯三章之兵體因梁商論其長短故備錄之此乃兵家之要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詣續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虎牙營即京兆虎牙都尉也西羌傳云置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漢官儀曰涼州近羌數犯三輔京兆虎牙扶風都尉將兵衛護園陵也殺上郡都

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
西河治離石離石即西河之屬縣也上郡治夏陽朔方
治五原移朔方就五原郡冬遣中郎將張耽將幽
州烏淵聖御名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於馬
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衆
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矦乞降而吾斯猶
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鮮
卑五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
性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爲用命遂縋

索相懸上通天山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生財物夏馬續復免以城門校尉吳武代爲將軍漢安元年（順帝元和江左改爲漢安元年也）秋吾斯與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掠并部（薁鞬或作薁鞬前書兩字通今依前書不改也）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駟鼓車安車駙馬騎玉具刀劍什物（玉具摽首鐔衛盡用玉爲之）給綵布二千匹賜單于

閼氏以下金錦錯雜具軿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廣陽洛陽城西面南頭門）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兩相當亦角而爲抵對即今之鬬用古之角抵也）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

冬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漢安三年改爲建康元年）進擊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伊

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立（桓帝即位之年）至永壽元年（桓帝永興三年改爲永壽元年）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奐傳延熹九年（桓帝之年）南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爲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張奐上書請立左谷蠡王爲單于也）桓帝詔曰春秋大居正（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元年春王正月言王者即位之

年宜大開恩宥其居車兒即是桓帝即位之建和元年立自立以來一心向化宜寬宥之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立凡言某者史失其名故稱某以記之夷狄無字既無典誥故某者即是其名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某熹平元年立熹平靈帝之元年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鴈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歲單于薨子呼徵立單于呼徵光和元年靈帝熹平七年改爲光和元年立二年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爲單

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罪前書注曰抵至也殺人者死張脩擅斬單于呼徵故至其罪也單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靈帝光和七年改爲中平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單于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醢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單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扶羅立於扶羅即是前趙劉元海之祖也其元海爲亂晉之

首

持至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立

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

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

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

内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

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遂止河東平陽也

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

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單于於扶羅立七年

死弟呼廚泉立於扶羅即劉元海之祖呼廚泉即元海之叔祖單于

呼廚泉興平二年（獻帝初平五年改爲興平元年）立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爲鮮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許然後歸國（謂歸河東平陽也）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鄴（留呼廚泉於鄴而遣去卑歸平陽監其五部國）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圍（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

先至平城冒頓縱兵三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故歌曰平城之事甚大苦七日不得食不能彎弓弩得陳平祕計然後得免也太宗政鄰刑措不雪憤辱之恥前書贊曰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幾近也今言政鄰刑措鄰亦近也逮孝武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如泉星之相連屬言其多候列郊甸火通甘泉列置候兵於近郊畿天子在甘泉宮而烽火時到甘泉宮也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鳴鏑即匈奴之箭也謂匈奴白羊樓煩王在河南去京師一千餘里古者王畿千里言匈奴寇邊即出入畿內世宗逐樓煩白羊始得河南之地以築朔方今夏州是也按夏州去京師一千二百里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單盡也言盡用天下之財歷

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漢武好征戶口減半即是死云與殺匈奴相當也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爲邊衛虜庭分爭謂五單于國呼韓邪遂來臣服因請款關永爲邊衛前書云曰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呼揭王爲呼揭單于奧鞬王爲車犁單于烏籍都尉爲烏籍單于并呼韓邪凡五單于也罷關徼之儆息兵民之勞匈奴既降北庭不儆備勞者並得休息也龍駕帝服鳴鍾傳鼓於清渭之上案前書宣帝甘露二年正月呼韓邪朝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者稱臣而不名禮畢使者導單于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詔單于毋謁左右當戶及羣臣皆列觀及諸蠻夷君長侯數萬人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

稱萬歲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匈奴即降朔方易水之地更無匈奴匹馬之蹤也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自宣帝甘露二年至平帝末年北邊無匈奴之盜王莽陵篡之後狼心復生前書贊曰三世稱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餘歲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三世謂元帝成帝各爲一世哀平二帝皆元帝之孫共爲一世故三世也王莽執政始開邊隙也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更始無道擾亂方內諸夏如布帛之裂也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及光武中興更通宣元之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報命相屬言其往來不絕

金帛常載於道言其賞遺常行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二年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帛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對使者辭語悖慢也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遑暇也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雖得驕踞悖慢之詞而忍其羞愧思其患難但以善言報謝而已徒但也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移徙幽并之人增益邊屯之戍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爭言衛青霍去病世宗之代北伐匈奴之事也帝方厭兵間脩文政未之許也帝厭其用兵欲脩文政未許猛夫扞將之事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

顧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比季父孝單于輿以比爲

古蔓鞬日逐王日逐即南匈奴單于比也奉蕃稱臣永爲外扞天

子總攬羣策和而納焉總覽羣臣之第善均從衆與之和同而納

其降欵也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

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

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

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讎釁既深

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烏散

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

漢之塞地晏然矣由南北二庭自相馳突而漢之塞地晏然無事矣後亦頗爲出師幷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軍走曰北也三千餘里北虜烏孫遂奔漠北乃空其地三千餘里也遂破龍祠焚罽幕阬十角梏閼氏械在手曰梏音古督反銘功封石倡呼而還爲刻石立銘於燕然山猶前書霍去病登臨瀚海封狼居胥山也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漠北既空宜即遷南虜以居之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

歸河西於內地河西虜衆居之于時遂爲邊境上若還南虜於陰山即爲內地也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戎羯之亂興於永嘉之年即勒燕然乃居永元之歲中人以上始可預其將來竇憲庸才寧可責其謀慮使耿國之筭不謬於當世建武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蕃蔽扞禦北方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也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竇憲欲立北單于安議不許也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若從耿國袁安之議即言平易正直之道如此之弘遠也而竇憲矜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三捷言勝也自矜功伐專行威惠爲臣不忠即其人也又章和二年竇太后臨朝單于屯屠何上言宜及

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既感北邊即宜獎成南部更請存立其何感哉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永元三年將軍竇憲上書請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即授璽綬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誘誅之並恩兩護以私己福弃蔑天公言竇憲斬日逐刊石紀功即宜滅其北庭以資南部重存亂緒滋生孽栽南北俱存即是並恩兩護以私己福乃招其禍斯則弃蔑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書云共禿翁何爲首鼠兩端禿翁即乃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惇史直筆時復存其實言也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由竇憲請立北庭遂使匈奴滋蔓即是坐樹大鯁永言前事深可恨哉載事也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爲疢

毒胡可單言單盡也單與殫同也降及後世翫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既勤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漢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并匈奴之區使得專爲一部則荒服無忿爭之跡邊服息征戍之勤此之不行遂爲巨蠹自單于比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衆爲五部然大率皆居晉陽暨乎左賢王豹之子劉元海假稱天號縱盜中原吞噬神鄉丘墟帝宅愍懷二帝沈没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無滅誠可痛心也

贊曰匈奴既分謂分爲南北庭也羽書稀聞檄書有急即插鳥羽其上也野心難悔終亦紛紜紛紜之事具如上解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九

列傳卷第八十　范曄　後漢書九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烏桓

鮮卑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爲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爲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爲衣鄭玄注周禮曰毛之縟細者爲毳也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說文

曰悍塞勇塞謂不開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
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有勇健能理
決鬭訟者推爲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
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
呼則刻木爲信雖無文字而部衆不敢違
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大人
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傜役其嫁娶則
先略女通情杜預注左傳曰不以道取爲略或半歲百日然
後送牛馬羊畜以爲娉幣壻隨妻還家妻

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遺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爲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計謀從用婦人唯鬬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髡頭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爲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簂步搖簂音吉誨反字或爲幗婦人首飾也續漢輿服志曰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幗釋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也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𣯍毦廣雅曰𣯍毦罽也𣯍音力于反毦音胡達也男子能

作弓矢鞍勒（勒馬銜也）鍛金鐵爲兵器其土地宜穄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似别四節俗貴兵死斂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綵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屬累猶付託也屬音之欲反累音力瑞反）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敬鬼神祠天地

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其約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以贖死其自殺父兄則無罪若亡畔爲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於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北焉前書音義曰丁令匈奴別種也令音零烏淵聖御名自爲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

没其妻子及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
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淵聖御名於上谷漁陽右北
平遼西遼東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
靜偵覘也音丑政反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
烏淵聖御名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
與匈奴交通昭帝時烏淵聖御名漸強乃發匈奴
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
擊破烏淵聖御名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將
軍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

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遂進擊之斬首
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烏桓復
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
附及王莽簒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
東域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
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
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皆亡畔還爲抄
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
因誘其豪帥以爲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

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強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關在代郡）烏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

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四夷朝賀絡驛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

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蓋當時權置也下兵馬掾亦同也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甯城縣名前書甯縣作寧史記甯城亦作寧寧甯兩字通也開營府幷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鴈門烏桓率衆王無何允與

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慬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朱廆爲親漢都尉(廆音胡罪反)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度遼將軍耿曅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首五百級(沙南縣屬

(雲中郡有蘭池城)烏桓遂圍畢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年烏桓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畔中郎將張耽擊破斬之餘衆悉降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休著屠各並畔中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俱反張奐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

者衆九千餘落遼西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峭音七咲反右北平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爲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蹋音

大蠟反總攝三郡衆皆從其號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皆以單于印綬後難樓蘇僕延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頓猶秉計策廣陽人閻柔少没烏桓鮮卑中爲其種人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因寵慰柔以安北邊及紹子尚

敗奔蹋頓蹛幽兾吏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閻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即以柔爲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之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

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水在今營州北飲讌畢然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爲弓俗謂之角端弓者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大角出西方前書音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爲弓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豽音女滑反鼲音胡昆反貂鼲並鼠屬豽猴屬也故天下以爲名裘漢初亦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常通中國焉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略吏人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

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肜擊破之斬獲
殆盡事已具肜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
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其
後都護偏何等詣祭肜求自効功因令擊
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斬首二千餘級其後
偏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
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
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內屬帝封於仇
賁爲王滿頭爲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

貢等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彤復賂偏何
擊歆志貢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
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
億七千萬爲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
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
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
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
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
縣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也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

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因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埶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萬以家二人為郎授

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為郎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質）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元初二年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無慮縣屬遼東郡）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鮮卑無所得（清野謂收斂積聚不令寇得之也）復攻扶黎營殺長吏（扶黎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

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秋代郡鮮卑萬餘騎遂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官寺殺長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冬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馬城縣名屬代郡也

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大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衆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率衆詣鄧遵降奉貢獻詔封烏倫爲率衆王其至鞬爲率衆矦賜綵繒各有差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復畔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功曹楊穆以身捍

嚴與俱戰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爲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夔等并力並進攻賊圍解之鮮卑旣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元年冬復寇鴈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至鞬自將萬餘騎入東領候分爲數道攻南匈奴於曼柏縣名屬五原郡薁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

寇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將王順帝永建元年秋鮮卑其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春中郎將張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曅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鮮卑乃率種衆三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

六年秋耿耿曅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之冬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漱音所救反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衆君陽嘉元年冬耿曅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廆率衆王侯咄歸等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爲率衆王侯長賜綵繒各有差鮮卑後冦遼東屬國於是耿曅乃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二年

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衆詔賜夫沈金印紫綬及縑綵各有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能克後其至鞬死鮮卑抄盜差稀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産此子必有竒異且宜長

視投鹿矦不聽遂弃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

歠音昌悅反

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郤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

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
澤鹽池永壽二年秋檀石槐遂將三四千
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寇北邊冬使匈
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斬首
二百級二年復入鴈門殺數百人大抄掠
而去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年夏
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並殺掠吏人
於是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
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檀石

槐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熹平三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爲護

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爲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尚書舜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

究猾亂也易既濟九三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前書淮南王安曰鬼方小蠻夷也音義曰鬼方遠方也周有獫狁蠻荊之師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漢有闐顏瀚海之事武帝使大將軍衛青擊匈奴至闐顏山斬首萬餘級使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也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埶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閒官民俱匱至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

重稅之令武帝使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鐵敢私鑄錢賣鹽者鈦左趾榷專也官自賣酒人不得賣也又筭緡錢率緡錢二千而筭一令各以其物自占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之音義曰緡絲也用以貫錢故曰緡錢一筭百二十也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羣賊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伏斧分部逐捕也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丞相爲富人侯封丞相車千秋爲富人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時齊相主父偃諫伐匈奴之辭夫以世宗神武將相良猛財賦充實

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
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
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
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
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
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
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
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
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

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蚧音介搔音新到反埤蒼曰瘭音必燒反杜預注左傳曰疽惡創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弃慢書之詬（詬耻也音許豆反）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蹴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蹴國解見西域傳）豈與蟲螘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

旰食乎（旰晚也左傳伍子胥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前書音義曰廝微也輿衆也）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

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
曰可討或曰弃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
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
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
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
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
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
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弃之況障塞之外
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

史記曰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不入幕府為士卒費謹烽火邊無失亡也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前書王莽發三十萬衆十道出擊匈奴莽將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未聞上代有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出征之盡境而還是得中策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三十餘年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築長城之固以喪社稷是為無策班固曰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也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左傳曰楚大夫薳啓彊對楚靈王曰晉之事君臣曰可矣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

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爲庶人冬鮮卑寇遼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侯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從音子用反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

令捕魚以助糧食光和中檀石槐死時年四十五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爲寇抄性貪淫斷法不平衆畔者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廉縣名屬北地郡射中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論曰四夷之暴其埶互彊矣匈奴熾於隆

漢西羌猛於中興而靈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桀公據遼西之士其陵跨中國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贊曰二虜首施鯁我北垂道暢則馴時薄先離

後漢書列傳卷第八十